

小人物的快乐

□ 王太生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写过《田家四时苦乐歌》，其中对“乐”有着这样理解：“春韭满园随意剪，腊酿半瓮邀人酌……原上摘瓜童子笑，池边濯足斜阳落”。他大概就是说，农家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随意剪摘满园带露的春韭，家中腊月酿的酒还有半瓶，寻思着哪天想请乡人同饮。而在傍晚，看小孩子在田垄摘瓜，洒下一串银铃笑声，渐渐走远，然后在池塘边濯足，一边洗，一边看远处落日余晖，在霞光映照里发一会儿呆……

小人物的快乐，绝不仅仅只是这些，生活无趣，无处不在。所以，郑板桥又说：“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头”。暮夜迟迟，他还和朋友在江边喝酒赏月，旁边有美人纤纤素手烹煮鱼头。这样的时光和情调，笃定、恬淡，又不无得意，能说不快乐？

就地取材尝美食，口腹之欢，于味蕾体味世界美好，是一种快乐。

日常生活里，对普通小人物而言，善于寻找、发现，并享受这份快乐，美妙就在身边。

快乐有时像一阵风，哗啦啦地吹过树林，树干和枝叶没有察觉，而叶子却很满足。

我的邻居张二爹，是个蹬三轮的，他最大的逍遥与惬意，是躺在一棵银杏树下睡觉。张二爹拉一个客人，推车、上车、起步、用力，四个连贯动作，像文人的某篇文章，起、承、转、合。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他会把车停到一棵400年的银杏树下，半倚半躺

在三轮车上，在树荫下睡觉。偶尔，会有一些幸运的叶子落到头上，或是一只红蚂蚁，从树上掉到他的身上，小东西惊魂未定，在旧衣裳上奔跑，从后领爬到帽顶，老头儿睡意正浓，浑然无知。

小人物的快乐，是随遇而安，奔波忙碌之后，支配属于自己的一点点闲暇时间。

张二爹每天做完生意，便一头钻进澡堂，身体浸泡在大池热水里，只露个脑袋在外面。澡堂是个天然出音响效果的地方，啾啾呀呀哼几段戏文，一天的疲惫消失殆尽。小池里的水滚烫，张二爹用澡巾蘸沸水烫脚丫子，快活得龇牙咧嘴。

有时候，内心的恬淡安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朋友大李，经常上夜班，属于那种别人睡觉，他上班；别人上班，他上班睡觉的夜猫子。大李说，下夜班回到家，已是凌晨二三点，老婆早已去了瓜哇国，他睡意全无，就在台灯下画画，他喜欢画水墨仕女图，画好后一个人坐那儿独自观赏。有时候，干脆不画画，一个人蹑手蹑脚站在阳台上听虫叫，“晨光熹微时，天空泛着鱼肚白，有时是蛋青色，你不知道，秋天的虫鸣有多美妙！”大李咧着嘴唇在笑。

有些快乐，不在于有多大的权力和多少财富。住在楼下的姚老二，在小区的旁边开一烧饼店。姚老二是外地人，七八年前来这座城市，一家三口做烧饼，他是“烧饼皇帝”，老婆是“烧饼皇后”。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

床，生炉子的第一缕碳烟，呛得姚老二直流眼泪；面和酥是昨天发酵好的；大葱、荠菜、萝卜丝馅，一勺一勺包入烧饼里面。生炉子、和面、发酵、切葱、刨萝卜丝……姚老二整天乐呵呵的，动作重复一千次，只在他的一件作品：烧饼。

像西方人喜欢吃烘焙的面包一样，小城人的早餐喜欢吃小炉烧饼。“以前大炉烧饼一炉能烤几十只，现在方式改进，小炉烧饼一次只能烤二十只”。姚老二忙完了半天的活，手捧一只紫砂壶，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竹椅上，呵呵地笑。有人曾替姚老二算过一笔账：一上午卖500只烧饼，每只3元，利润对半，你说他一天赚多少钱？

我采访过的中年农民王小米，平时爱捣鼓一些小玩意，他花了二年的时间，用废旧铁皮钢材，发明了一台迷你蒸汽小火车。开学第一课，王小米被小学校长请去，在操场上铺了30米的铁轨，他添水加煤，点火生炉子，蒸汽机小火车发动起来，“噗噗”冒着白烟，载着十六七个孩子，咕噜咕噜奔跑。那天，王小米坐在最前面的驾驶位置，开着小火车在校园兜风，孩子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不停地挥着小手，学大人站台送别，那面插在车头的小红旗，风中猎猎。王小米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心得像个孩子。

人间的风景并不只是繁华。喧闹中，还有小人物快乐的憨笑、歌吟。快乐是一件简单的事，带给你内心愉悦、满足和轻盈，像鼓荡的旗。

食堂里的那块小黑板

□ 潘璋荣

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年，我有幸从小县城考到了省城大学。

进大学后，最让我感到纠结的是大学食堂的小黑板——每餐的菜谱。它一开始就给我一种谜一般的感觉。譬如：“香干”？这是啥？后来掏钱一买，师傅打给我的却是半干的豆腐。再如我们家乡的“恰瓜”，到了大学食堂黑板上写的是“茄子”；我们乡里叫“线瓜”的，大学食堂黑板上写的是“丝瓜”……

我们的几个食堂，中间是一堵约两米高的墙，将买饭菜的学生跟里面的厨房和师傅隔离开。墙上有三四个比我们的饭碗稍微大一点的、一尺见方的长方形窗口，这是我们买饭菜的窗口。我们学生在小窗口外面排着队买饭菜，菜在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掏出餐票将手伸进小窗口，给了卖饭菜的食堂师傅，按照菜谱的名称报上菜名。然后师傅接过餐票和我们手中的碗，到里面给我们打好饭菜，再从窗口递回给我们。我常常要接过碗子一看，才知道自己懵里懵懂报上的菜名到底对应的东西是什么。

过了几个星期，黑板上的菜谱基本可以被翻译成我们武汉的本地名称了。走进食堂买到菜时心里踏实了很多。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买到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和错过自己最喜欢吃的菜。想起来，这食堂的小黑板也算是我的小老师，是它教会了我很多菜肴名字的书面写法，因为过去我们虽然会叫很多菜名，其实到底如何写那些菜名，是并不切实知道的。当然，它也教会了我菜名是具有地方色彩的。

一天中午我走进食堂，那个小黑板赫然出现“植物肉”这个菜名。我立马就又掉了进迷宫里。急忙问站在我后面的同寝室的同学，问这植物肉到底是啥？他也紧皱着眉头摇头。我就自言自语地道：难道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了可以人造肉了吗？如果真是人造肉，这人造肉好吃不好吃？而且那个价格也很便宜，是1角5分钱。比真实的猪肉便宜，比纯粹的蔬菜贵。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我跟后面这位室友的同学，不约而同地买了这个“植物肉”。吃了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都没见过这个菜。它的

质感感觉有点像肉，但是又没有肉的香味。后来有同学说，这是“豆笋”，是豆腐皮做的。我才恍然大悟。不过我觉得它跟豆腐的味道区别也没太大，我至今都有点怀疑它是不是真的是豆腐做的。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食堂小黑板上又突然出现“虎皮扣肉”这样一道让我无比惊讶的菜名。心想：难道还有老虎肉吃不成？周围又没一个熟人，没有可问的地方。价格是5角。五角钱当时是个较大的数字。一般说，一天的菜钱也不过5角。可是想到或许有老虎肉吃，贵点就贵点吧。不贵，怎么能吃到老虎肉呢？

那时的菜票，是二角、壹角和五分的三种面值的。狠狠心，掏出一叠餐票，下定决心，在小窗口跟师傅报上虎皮扣肉。

当师傅在里面打好饭菜，把饭碗递回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就悔青肠子了。原来是我自幼特别害怕吃的老肥肉，我们老家叫扣肉，又叫膀。就是基本是厚厚的肥猪肉做成的一道很油腻的菜，是武冈红白喜事必备的一道大菜。而且学校食堂这道菜，做工远远不及我们老家的这道宴席上的大菜。

看着这道菜，我心里真的失望极了。如果不是有所忌讳，我真想粗话了。我勉强吃了其中的两三坨，回到寝室发现前次那个跟我一同买植物肉的同学也买了这个虎皮扣肉。看来我们都是癞蛤蟆想吃老虎肉，结果被食堂吃了自己的肉。那个同学看到我，似乎遇到难友了，放肆的直拍胸脯，大呼上当。

我们俩都是吃不得多少肥肉的人，我们就只吃了肉的四分之一不到，都再也吃不了下。我们就问谁吃不吃？旁边一个比较魁梧的彭同学立马高兴地说：“我吃！”结果我们两人的都给了他，他一下吃完了，而且大呼过瘾。这次我们两人等于不惜血本无意中为彭同学做了贡献了。

大约是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食堂买菜搞了开放式，菜全部端出来放在一个长条形水泥台子上，几大盆菜一溜排着，你想买哪个菜就指着哪个菜买就是了。再也不要过去那样通过小窗口猜谜般的买菜了。那个给我带来过很多疑惑、纠结与尴尬的小黑板也自然消失了。

最爱发脾气的人

□ 国明珍

我从未见过像父亲这样爱发脾气的人，芝麻大的小事他都能暴跳如雷。

工作后，我有了收入，逢年过节会给他买些礼物。不过每次回家路上，我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因为十有八九，他不是嫌裤子太长、鞋子不合脚，就是茶叶不对他的味儿。总之，对于女儿精心为他挑选的礼物，他总能找出发火的理由。

前几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有些生气。那年父亲临近六十大寿，想着老爷子大半辈子省吃俭用、风吹雨淋，都没享过清福，于是我和家人商量后，偷偷预订了饭店，准备为父亲热热闹闹过一次生日。当天上午，父亲看母亲没准备饭菜，奇怪地问：“怎么不做饭？”母亲偷偷告诉他：“你闺女订好了饭店，中午在外边吃。”父亲听后，一脸不悦，不耐烦地嘟囔道：“浪费钱干啥。”

临近中午，父亲总是不情不愿上了车。可一下车，父亲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大声质问：“你们订的是XX饭店吗？”我点了点头。没想到，父亲眉头紧皱，对我咆哮着喊道：“这地方得花多少钱，我看你们都是吃饱了撑的。”说完，父亲不顾旁人的眼光，转身就走了，留下尴尬且气愤的我们。

那天中午，我们全家不得不返回家中，吃着前日日的剩饭，给父亲过了最简陋的生日。饭桌上，谁也不敢吱声，谁也不想作声，想必，都被父亲的脾气给吓坏了，也气坏了。

自那以后，我都不太愿意回家，别人的父亲都炫耀子女对他的好，而自家父亲，仿佛对他好，就是谋他的财，害他的命。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又让他上火了，但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依他。

父亲体检，发现甲状腺部位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医生当场告知我们，必须尽快手术。父亲回家后，根本不听话，还说医生吓唬人。为了进一步检查，姐姐为他挂了市级医院的专家号。可没想到，他知道后又火冒三丈了。姐姐在电话里向我抱怨，父亲如何固执、如何不可理喻。不用猜，我也能想象到父亲生气的样子，板着脸、斜着眼、皱着眉，鼻孔处还时不时地喷出“哼哼”的声音。可这一次，即使父亲发再大的火，我们都不能妥协。

父亲的脾气是改不掉了，我们也都习惯了，父亲发他的火，我们做我们的事。毕竟，他就是这样一个爱发脾气老头。

不如吃茶去

□ 潘玉毅

春日里最不缺的就是草木，东风一吹，整个世界都变绿了，变美了。山野间，庭院里，马路旁，各种各样的植被长势葱茏，看得出来，季节的征召，远要比施肥来得管用。

在柳树和翠竹的衬托下，桃、李、樱、梨，纷纷以一朵花的姿态亮相大千世界。花儿绽放时，白得像雪，红得像霞，仿佛春天把大地上最好的颜色都优先给了它们。这样的草木，这样的景致，落入诗人眼里就是诗，落入画家眼中便是画，别提有好看了，好看到能在呼吸之间将人的心啊魂啊都掳了去。相比而言，茶之为物，则要低调得多，也要素雅得多。

从字形上分解，“茶”字就是“草”“木”中间藏着一个“人”字，而就现实而言，茶与人的关系似乎也要较其他草木来得紧密。尤其对于我们国人来说，不论家境是否富裕，不论地位高还是低，茶早已融进了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不信你且看，“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有它，“赌书消得泼茶香”里亦有它。

茶是好物，明前茶尤其好。三月的雨一下，茶树上的嫩芽儿一吐，农人们就忙忙碌碌起来了。在清明到来前，将茶尖从树上摘下，放到锅里经过炒制、杀青一系列步骤，封装之后便能卖个好价钱了，也算不负多时的辛劳。

茶是好物，正因其好，古往今来，咏茶者甚众。

据说当年陈彬藩先生的《茶经新篇》书成之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曾为其题诗四句，道是：“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赵先生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等职务，于佛法一道研究精深。他的诗句借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里“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形容，赞美着茶的不俗，同时更铺垫了一段著名的禅宗公案——吃茶去。

吃茶去的典故跟赵州禅师有关。赵州禅师法号“从谏”，是唐朝时期有名的禅宗高僧。因其证悟渊深，当时有两个和尚千里迢迢跑来看他，想要请教何为禅道。赵州禅师问其中和尚：“你以前可曾来过这里？”和尚回答：“不曾。”赵州禅师说：“那就吃茶去吧。”紧跟着他又问另外一个和尚：“那你呢？”和尚回答：“我先前有幸到过这里。”赵州禅师僧袍一挥，道：“如此甚好，你也吃茶去。”这一通操作，别说这两个和尚，就连寺院的院主也懵了：“从来没来过你都让他们吃茶去，那还问他们干啥？”赵州禅师换了声“院主”，不待答应，便道：“吃茶去。”

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桩公案并不难懂，无非是“禅茶一味”。再美的风景只有看过才能领略，再好的茶中滋味也要吃过方知，用嘴讲是讲不来的，禅也一样。



麦场往事

□ 金雷泉

大西北苑川河流域，海拔低、气温高，一年种两茬庄稼，一般是夏茬种小麦，秋茬种绿烟。

麦子拔下后在地里扎成麦捆，然后选择附近的闲散地或地头或腾出一块地，用手垒成小麦垛。下面，把麦捆竖立围成一个圆圈；上面，把麦捆收缩成尖尖的圆锥形；再戴上用麦秆在根部扎住用手分开像斗笠的帽子防雨水。这些活大人踮踮脚就可以用手垒成，我们把这小麦垛叫作“手落子”。用手落成一是方便，人们还要忙乎种植绿烟；二是不能太大，麦秆儿还比较湿，不能让捂着发霉。那时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麦垛，娃娃们可以躲在里面捉迷藏。

秋茬儿在生长，麦捆晾得干爽时，用架子车拉、用背架背，全部转移到露天空堂的生产队麦场上。麦场挺大，碾压得光溜溜，扫得干干净净。麦捆运到场上，两两相对竖立起来，再往千里晒。麦捆晒干了，手一抓麦穗就会掉下来。等晒到麦芒直立、刺人、易断，就要垒大麦垛了。

这可是把式活，选生产队里七八个中壮年男劳力，其余不论年轻人老都是搬运传送者。

几个把式选择谋划好位置，开始垒摆麦垛底座。选些麦苗长得高大的麦捆，竖立往一块儿挤，这时要挤得特别紧，特别瓷实。上面要能站得住人，四周挤得又紧又硬。然后在底座上平铺麦捆，这时选两个最优秀的把式压边，麦捆平放，麦捆的根部朝外冒出底座十几公分，一人接送麦捆，一人半跪，一边摆放一边用膝盖压着，这是外圈，最大，其余的匠人从里边一圈一圈平铺着压实。一屋铺好了，再铺一层，还是平铺麦捆，但这层最外边比下层外圈要收缩两三公分，以后逐层收缩，麦垛逐步往高里升，麦捆手接不上去了，就用手往上抛；再到高处，手抛不上去了，就借用木杈的高度往上抛。把式掌控着整个大麦垛的造型，下边还有人观察着提醒，不能斜向一边，也不能一边大一边小。麦垛越来越高，上面越来越小越尖，上面的把式也越来越少，其余的人踏着木梯下来了，还剩下两人收尾。把式把每一个麦捆都当成了一块砖、一个零件，他们一丝不苟地创作。最后，只剩下一个匠人站在梯子上，旁边人

把从根部用绳子扎好、中间有根木棍的帽子送上去，匠人把木棍插入麦垛正中扶正，把麦秆均匀地分披在顶端麦捆周围，完美收官。

整个麦垛端端的矗立在那儿，外面接茬严丝合缝，雨水是进不去的。夕阳余晖映照下的那个黄澄澄、码得整整齐齐的麦垛，真像是画家用油画颜料画出的。一般。

真是一个完美的杰作！

匠人下来了，站在下面，从下往上，从远到近，仔细掂观，满意地点头，大家一片称赞。

连续多少天，勤劳的人们高兴地铸造着一个个“粮仓”。这样的大麦垛一个队里就有五六个。小孩子在和其他生产队比较着麦垛的大小、多少，就知道哪队今年丰收了。还有麦垛的外形、美观，也是孩子们喜爱比较的。这是一个生产几百口人一年的口粮。孩子们偶尔也去玩，但绝对不敢带火柴、打火机的。

不时欣赏着麦垛，那圆圆的大肚子里藏着人们肚子里期盼的美食。那麦垛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力量，令人憧憬幸福美好生活。

到了冬天，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来年种的耕地也打磨好了，各家各户也没吃的了，就该碾场了。

老人们说，这时候碾麦子最好，刚拔下的麦子还没完全成熟，麦捆积压在一起，吸收麦草里的养分，继续成长。到了冬天，麦粒被冻得出汗，颜色由土黄变成带点成熟的红色，直至成了褐色。这时，碾出来的麦秆筋骨好，还能存放几年。我有时想，按这个说法，那我们今天吃的小麦磨成的面粉，麦子都没有真正成熟。

碾场了。人们爬上高高的木梯，把麦捆一个个扔下来，放开捆扎的腰子，平铺在场上，均匀地铺了一个大大、厚厚的圆圈。骡子拉起沉重的碌碡，一圈一圈地碾压，直立的麦秆被压断压扁。麦草铺得厚，那么重的碌碡还没有从麦捆中把麦粒挤尽。这时，骡子该休息会儿了。妇女们拿起木杈，把刚碾压的草挑起来抖抖，叫挑场，挑完后，麦草蓬松变厚了，骡子拉起碌碡再碾，直到麦草压扁变软，麦粒和麦穗麦衣完全分离。

那骡子拉着碌碡，一步一步、一圈一圈转，十分吃

力。后来，有了拖拉机就快多了，去掉车厢，用拖拉机头拉碌碡，突突突快速转着，也不休息，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这时候妇女们再一次挑场，熟练自如地挑抖，把又长又绵的麦草中的麦粒抖得干干净净，把麦草扔到外面去，地上只留下了麦粒和麦衣和压碎的麦秆。用陈旧的剩了光杆的竹子扫帚把地上麦粒麦衣的搅和物扫在一起，用新竹子扫帚捋去麦秆麦衣。

扬场了。这是男人们的活儿，七八个木锨此起彼伏，麦粒麦衣被高高抛起，麦粒重重直落下，麦衣随着风向前飘去。扬场的男人站在上风头或左右，那抛起物或高或低，但基本上围着一个中心，地上落下的麦粒逐渐自然垒成了一个圆锥形。间隙中，妇女们快速用带叶的扫帚捋去落下的麦草。

金黄色的麦子堆，一颗颗干净饱满的麦粒欣喜地看着笑颜开的人们。麦堆越来越大，围观的大人小孩也越来越多，等待分粮。队里的保管拉出来了磅秤，大家抢着在磅秤的台面上摆上每家的名章。木质、石质、水缸，长短大小不一的各家各户的名章排了长长的一条，这是分粮排队的顺序。人们拿着麻袋、布袋，周边放背的、抬的、拉的家什，分散站在场的四周期待着。分粮了，在磅秤上放上筐篮，装上满满的麦子，秤出总斤数。队长按名章顺序喊人名，会计算盘一打，喊出分多少斤，保管就从总斤数上下多少斤，把游砣移动到合适的位置，若分的多还会取挂钩上的秤砣。

分粮是按工分和人口所占比例来分。我们家人多工分也多，每次都分的最多，用架子车往家里拉。那时脸上真是溢满了丰收的喜悦，其他社员们会露出羡慕的眼光。还有人说，你们分了这么多，几年都吃不饱。其实我们家里人多，还是不够吃的，大部分时间吃的是杂粮。

一次，家里大人忙，我们几个小家伙伙去分粮，粮分好了我们看护着。母亲来一看分的几袋粮，问这次分了多少斤，我们说了数，母亲又看看和我们人口数差不多的一家分的粮食袋的袋数，说不对。想重新称秤，分粮的队长黑着脸不理，直到所有人分完了，才重新给我们秤，一秤，果然错了。队长骂道：高分的个分个粮，都派个碎子子来。不得不给我们又补了满满一布袋子，将近八十斤。

真佩服母亲的眼力，若讨要不回来，一家就要挨饿了。

我们找回了应该分给我家的粮，高兴地拉回家。一家老少对队长的责骂愤愤不平：就是去个碎子子，也不能少分粮呀！就敢骂成分高的，再敢骂别人一声。

不愉快的小插曲风一吹就过了，但麦场上还是充满着巨大的希望和吸引力，令人向往。